

再造“荒野”：都市需求与纽约州森林保护区的形成(1872—1894)

徐再荣¹，曹少朋²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2488；2.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作者简介：徐再荣，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纽约州阿迪朗达克森林保护区被视作“纯粹荒野”的典范。森林的野生状态得益于该州带有“封锁”性质的“永久野生”政策。城市居民的供水和娱乐需求主导了纽约州森林保护区的创建及“永久野生”政策的形成。这种“封锁”性质的保护在保留野生自然方面意义非凡，但也有着令人不安的后果：否定了当地人传统的公共森林使用模式，将森林“去生计化”，彰显着某种环境不正义的面相；简化了自然本身的功能和价值，使自然“再荒野化”，建构起人类生存与自然保护对立的认知。就此而言，城市居民的需求决定了纽约州森林保护的性质和特征，再造了一片符合都市愿望的“无人荒野”。

[关键词]纽约州；阿迪朗达克；森林保护区；都市需求；自然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 K7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24)06-0122-13

纽约州于 1885 年设立州立森林保护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公立森林保护区。1894 年，又将“永久野生”(forever wild)条款列入州宪法修正案，以确保森林的野生状态^①。后世学者称赞这片森林是荒野爱好者所追寻的“纯粹荒野”的典范。在镀金时代的美国，作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纽约州却“封锁”了北部的公共森林，维持其“荒野”状态。保护森林可采取多种方式，为何纽约州选择了“封锁”性质的保护？这种“封锁”性质的保护有着深刻的城市渊源。带有破坏生态环境内涵的城市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这两种看似冲突的历史走向并不矛盾，都市的发展需求在加速腹地环境恶化的同时，也会保留一些自然，尤其是野生特征明显地区的自然。纽约州正是在城市居民对供水的焦虑与对娱乐的追求交织作用下保留了北部公共森林，也再造了一片附属于都市的“荒野”景观。

一般认为，纽约州创建森林保护区并非为保留荒野，而是保护为商业河道供水的上游流域(watershed)^②。美国史学界既有研究多关注流域问题在森林保护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聚焦政商精英群体的保护话语，对当地乡村居民和伐木群体的诉求重视不够，也弱化了城市居民的娱乐和审美动机^③。

① 1885 年设立的纽约州立森林保护区位于北部阿迪朗达克和中南部卡茨基尔山区，本文的讨论仅限阿迪朗达克地区。1892 年纽约州将阿迪朗达克森林保护区扩建为州立公园。目前公园面积约 600 万英亩，占纽约州总面积的近 1/5，与毗邻的佛蒙特州大小相当，其中州属土地约 260 万英亩，剩余土地皆为私有。该地现有 101 个村镇，常住居民 12.3 万人。参见 The Adirondack Park Agency, “About the Adirondack Park”, https://apa.ny.gov/About_Park/more_park.html, 2023 年 9 月 30 日。

② [美]罗德里克·纳什：《荒野与美国思想》，侯文蕙、侯钧译，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02 页。

③ Alfred L. Donaldson, *A History of the Adirondack*,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1; Frank Graham, Jr., *The Adirondack Park: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 Philip G. Terrie, *Contested Terrain: A New History of Nature and People in the Adirondacks*, Syracuse: Adirondack Museum and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cond Edition.

有学者注意到当地人与外来城市精英之间的冲突，但视角侧重法律史或公共土地政策史^①。国内史学界较少关注这一问题。这些成果没有从城市需求的角度对保护区及其管理政策的形成予以综合考察，而这种视角的整合或能让我们对几个深层问题有更明晰的理解——纽约州的森林保护肇始于流域问题为何最终走向了“封锁”的结局？保护流域必须要“封锁”森林吗？林业专家为什么被排斥在外？应如何看待娱乐动机所起的作用？这种“封锁”政策有何种社会文化影响，又对谁更有利呢？基于此，本文拟从城市需求与腹地自然资源保护关系的角度，分析纽约州森林保护区及“永久野生”政策的成因、影响，以期凸显美国东北部资源保护背后的城市因素和利益纠葛。

一、通航河流的供水需求与 1885 年纽约州立森林保护区的创建

阿迪朗达克地区位于纽约州东北部，多山地丘陵，森林繁茂、溪流密布，数千湖泊点缀其间，是哈德逊河、霍莫克河(Mohawk River)、布莱克河(Black River)等众多河流的源头。17、18 世纪，易洛魁人占据南部区域，北部生活着休伦人和阿尔冈昆人，彼此争夺这片季节性的狩猎地。独立战争后，新英格兰的拓荒者、北部法裔加拿大人开始涌入。19 世纪中叶，印第安人被驱逐，白人成为当地主要居民。

此地气候恶劣，远离市场，又缺乏便利的交通，阻碍了农业的推进，而伐木业的发展一直较为稳定。18 世纪中期，法裔加拿大伐木工开始在北部的拉奎特河(Raquette River)附近砍伐白松，将木材河运到蒙特利尔。美国革命后，一些固定的锯木厂相继建立。这里的森林资源使奥尔巴尼市(Albany)和格伦斯福尔斯市(Glens Falls)成为纽约州的木材加工中心^②。到 1850 年，纽约州已是美国木材产值最高的州^③。随着伐木量的增加，靠近河流、容易接近的松树最先被伐光，伐木工便深入陡峭坡地和溪流上游流域区。早在 1820 年，纽约州长德·维特·克林顿(De Witt Clinton)就曾呼吁州议会停止出售山区的公共土地，以保护对伊利运河水量至关重要的流域^④。内战前，森林砍伐集中在远离定居点的偏远溪流附近，以白松或云杉为主，来此地的多数游客并没有看到大片森林被毁坏的景象。内战后，资金雄厚的伐木公司开始进入阿迪朗达克南部和东部。同时，外来游客的数量渐增，更多人知晓了伐木业和森林砍伐的状况。

19 世纪 60 年代，一些知识精英开始提醒人们警惕毁林的后果，呼吁保护阿迪朗达克的森林。当时主要担忧砍伐森林会破坏河流上游的水源地，影响河流水流量。乔治·马什(George P. Marsh)在《人与自然》一书中特别提及，阿迪朗达克的原始森林是为数千条河流和小溪供水的水库，砍伐这儿的森林将使纽约的几条主要河流干涸，给依赖这些河流的工厂和交通网络造成“严重的损害”^⑤。1871 年，

① Brenda Parnes, "Trespass: A History of Land-Use Policy in the Adirondack Forest Region of Northern New York State, 1789 - 1905", New York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89; Louise A. Halper, "A Rich Man's Paradise: Constitutional Preservation of New York State's Adirondack Forest, a Centenary Consideration", *Ecology Law Quarterly*, 1992, 19 (2), pp.193 - 267; Karl Jacoby, *Crimes against Nature: Squatters, Poachers, Thieve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pp. 48 - 80; 最新成果参见 Jonathan D. Anzalone, *Battles of the North Country: Wilderness Politics and Recre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dirondack State Park, 1920 - 1980*,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18.

② Michael Williams, *Americans and Their Forest: A History Geograph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104.

③ James E. Defebaugh, *History of the Lumber Industry of America*, Vol. 1, Chicago: The American Lumberman, 1907, p. 490.

④ Thomas R. Cox, *This Well-Wooded Land: American and Their Forest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5, p. 91.

⑤ George P. Marsh,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204 - 205.

纽约州地质测量员、户外运动爱好者弗普朗克·科尔文(Verplanck Colvin)在提交州议会的一篇科学报告中警告：“阿迪朗达克荒野中蕴藏着我们主要河流的源头，也为我们的运河提供水源。每年夏天，这些河流和运河的供水都会减少，商业已受到影响”，而“最直接原因就是砍伐和烧毁了荒野中的大片森林”^①。为保护河流的流域，马什建议“宣布(阿迪朗达克山脉)剩余的森林为州不可分割的公共财产”^②。科尔文进一步明确提出，“补救措施就是创建阿迪朗达克公园或木材保护区”，“让阿迪朗达克地区像加利福尼亚州的约塞米蒂一样，成为纽约州的公园”^③。同期，纽约州的报纸、杂志以及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也积极呼吁保护这片森林^④。

作为回应，1872 年，纽约州议会成立州公园委员会调查购买阿迪朗达克林地并设立公园的可行性。委员会的调查报告重申了森林与河流流量的关联，指出阿迪朗达克的森林维持了可通航河流和人工运河的水流量，为河岸磨坊和工厂提供动力。如果流量减少，运河会干涸，州西部的农产品也会失去廉价的运输工具，农民们会被铁路公司控制。奥尔巴尼市的商业、哈德逊河上的船运业都将深受其害。委员会认为，“保护这片森林免于肆意破坏绝对是当务之急”，“基于纽约州的重大商业利益考虑，有必要永久保留这片森林的大部分区域”^⑤。报告论证了森林与河流流量的相关性，突出了保护森林与维护全州商业的利益关联，流域问题被正式摆在公众面前。但委员会没有提出保护的具体措施，州议会也没有进一步采取实质性行动。1874 年，州议会再度拨款调查哈德逊河的确切源头，计划通过建设大坝和水库保障下游河流的水量，但提议没能在议会通过。《森林与溪流》(*Forest and Stream*)杂志戏谑地评论道：“保护一定范围的土地以使之永远为州所有的政策，不太符合我们美国人的观念。”^⑥

1882 年到 1883 年间，纽约州发生严重干旱，哈德逊河、莫霍克河等主要航运河流水位下降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这似乎应验了公园委员会的预测，激发了纽约社会采取行动的紧迫感。从这时起，要求保护流域的呼声越发高涨。1883 年，《纽约时报》评论说：“显而易见，阿迪朗达克地区滥伐树木的行为已使哈德逊河上游的供水即使不是在数量上，也在连续性上受到了影响。”^⑦《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表示，该地“是纽约州最伟大的保障之一，蕴藏着确保我们物质和商业繁荣的高贵溪流的源头”。本年度莫霍克河、哈德逊河上游流量明显减少，“这意味着北部森林的破坏已开始对哈德逊河的航行产生明显的影响”。“砍伐森林的破坏性影响已经无需再争论了”，“必须保护森林免于斧头和火把的破坏”^⑧。州内其他多家媒体也都刊文呼吁保护北部的森林。这一年，纽约州议会通过了禁止在阿迪朗达克地区 10 个县出售公共土地的法案，迈出保护森林的第一步。

一些颇有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商人组织，如纽约州商会、纽约市贸易和运输委员会发起游说活动，在创建森林保护区的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保全商业利益和市场优势是这些群体寻求保护森林的强大驱动力。一些商人认为，人工运河和自然河流系统能有效对抗铁路对商品运输的垄断，正是水运压低了铁路运费，因为运河是季节性运输路线，每年冬天会因结冰关闭，最长达 5 个月之久，这

①③ Verplanck Colvin, "Ascent of Mount Seward and Its Barometrical Measurement",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Twenty-Fourth Annual Report on the New York State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lbany: The Argus Company, 1872, pp. 179, 179-180.

② George P. Marsh,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 p. 203.

④ "A People's Hunting-Ground", *New York Times*, Jun. 10, 1871, p. 4.

⑤ 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ers of State Parks,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State Park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Albany: The Argus Company, 1873, pp. 13-14, 5.

⑥ Editorial, "Adirondack Park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Our Forests", *Forest and Stream*, Mar. 19, 1874, p. 88.

⑦ Editorial Article, *New York Times*, Jan. 18, 1883, p. 4.

⑧ "Saving the Adirondacks", *New York Tribune*, Sept. 2, 1883, p. 6; "Save the Adirondacks", *New York Tribune*, Sept. 23, 1883, p. 6.

时期的铁路运费则会急剧上涨^①。尽管结冰导致冬季必须使用铁路，但倘若在夏季因水位下降致使运河关闭，那纽约的生产者和商人们将不得不完全依赖铁路。这势必会增加运输成本，抬高商品价格，纽约本地尤其是本州西部地区的商品在与美国中西部商品竞争中的廉价运输优势就会荡然无存。于是，商人组织联合其他有影响力的个人和团体共同向政府施压，将河流的供水问题提上政治议程，成为左右立法行动和森林保护政策走向的主导力量。

1883年纽约州商会开会讨论森林保护问题。会议发起人莫里斯·杰瑟普(Morris K. Jesup)^②指出，纽约的几条大河都发源于阿迪朗达克荒野，那里的溪流和湖泊滋养着这些州内大河，为伊利运河供水，破坏这片荒野将给通往纽约市的水道造成严重损害，也会重创河谷地带的农业。当时铁路、伐木商和磨坊主正将这片森林推向市场，每年不断发生的火灾也正在摧毁这片森林^③。会议决定向州议会提议购买400万英亩阿迪朗达克土地来保障河流有充足供水。会上成立了由杰瑟普领导的“七人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其他团体和个人力量运作保护北部森林事宜。在商会协调下，纽约州多个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加入，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保护力量。

1884年，凭借强大动员能力和影响力，这些商业团体先后多次召开会议，邀请纽约市长、前美国内政部长、国会议员等公众人物出席或发表演说，引导舆论关注^④。纽约州议会再度成立由查尔斯·萨金特(Charles S. Sargent)领衔的专家委员会，以期从专业角度调查设立森林保护系统的可行性。一年后，委员会向州议会提交“萨金特报告”，详述了阿迪朗达克地区的公共土地、伐木、森林火灾等情况，再次肯定森林与河流水量的关系理论，建议为保护流域和木材供应设立州层面的管理机构，由州政府来管理公共林地^⑤。1885年，州南部的商业团体在华尔街杰瑟普办公室集会，在“萨金特报告”基础上拟定了一项法案，在场的两位州议员同意在议会提出动议力促法案通过。5月15日，法案获得通过^⑥。该法创建了一个71.5万英亩的州立森林保护区，由分属当地14个县的公共土地组成，设立了专门的森林管理机构——“纽约州森林委员会”管理森林保护区。法案规定，“现在或以后构成森林保护区的土地，将永远作为野生林地保护，不得出售、出租，不得由任何公共或私人公司占有”^⑦。

二、从保护流域到“封锁”森林：1894年纽约州宪法修正案的形成与通过

保留主义者(preservationist)^⑧对保护森林的效果并不满意。在他们看来，仅仅建立森林保护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流域问题，因为威胁森林的两大隐患——伐木和火灾仍未被有效消除。

① D. W. Meinig, “Elaboration and Change”, John H. Thompson, ed., *Geography of New York State*,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177; David Stradling, *The Nature of New York: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the Empire Stat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72—73.

② 莫里斯·杰瑟普(1830—1908)是纽约市银行家和慈善家，曾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奥杜邦协会主席。

③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of the State of New-York, *Save the Adirondack Forests and the Waterways of the State of New-York*, New York: Press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1883, pp. 3—5.

④ “The Adirondack Forests: Action by the Legislature to be Solicited for Their Preservation”, *New York Times*, Feb. 2, 1884, p. 2; “Need of Saving the Forests: A Well-Attended Meeting at Delmonicos to Consider the Subject”, *New York Times*, Feb. 20, 1884, p. 2; “To Protect the Forests: The Adirondack Mass-Meeting in Chickering Hall”, *New York Times*, Apr. 10, 1884, p. 2.

⑤ Comptroller’s Offic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ptroller Submitting Report of the Forestry Commission*, Documents of the Assembl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885, Vol. 4, No. 36, Albany: Weed, Parsons and Company, 1885, pp. 1—57.

⑥ Alfred L. Donaldson, *A History of the Adirondack*, Vol. 2, pp. 176—178. 萨金特本人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⑦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885, Chap. 283, Albany: Banks & Brothers, 1885, pp. 482—487.

⑧ 文中的“保留主义者”指持有“封锁”森林立场的群体。对“保留主义者”和“资源保护主义者”的划分是为便于行文而勉强为之，因为这两个群体的保护理念并非泾渭分明，其理念既相互交叉又不完全重合。

第一,立法机关一直允许砍伐树木。“萨金特报告”秉持这样一种森林管理理念:在明智和综合政策下可以保持并增加木材年产量,同时不会损害森林作为水源地和度假地的功能,这种管理制度符合森林财产所有者和本州人民利益^①。立法机关也认为,在森林委员会的科学管理下,保护流域和采伐木材可以兼容,因此,仍默许个人或公司租赁林地,有限制地砍伐森林。1887年,州议会更是修改了1885年的森林保护区法案,规定森林委员会可以通过州审计长出售或交换小块不毗邻保护区主体部分的公共土地或其上的木材,以购买增加保护区的毗邻土地^②。据此,森林委员会出售了3500英亩公共林地。

第二,铁路和火灾的潜在风险依旧存在。“萨金特报告”提到,威胁阿迪朗达克森林的主因是森林火灾,铁路机车外溢的火花时常引发重大火灾^③。除了引发火灾,修建铁路也会进一步便利木材运输,加快远离溪流地区森林的砍伐速度。森林委员会委员威廉·福克斯(William F. Fox)指责铁路是对阿迪朗达克森林的严重威胁,铁路修到哪儿,那里的森林就会消失,火车机车与森林不能共存^④。《园地与森林》(*Garden and Forest*)杂志评论道,“在这片乡村修建穿越森林的铁路意味着森林的毁灭”,过去正是由于缺乏便利运输工具才使树林得以保存,建议禁止在北部森林中修建铁路^⑤。

第三,盗伐木材事件时有发生。《纽约时报》在1889年9、10月间刊登了11篇报道阿迪朗达克森林遭破坏的文章,矛头直指纽约州森林委员会,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森林委员会管理无能。该报批评说,“尽管任命了付给工资的森林守卫和林务员,但他们在保护森林方面毫无作为”,森林委员会“没有一个成员有能力履行职责”^⑥。面对指责,森林委员会辩称,一些盗窃木材者会受起诉,但盗窃地点很难界定,盗窃者也否认自己侵入了州土地,理由是不知道森林保护区的具体边界^⑦。

保留主义者希望在森林保护区推行更严格的政策:一是禁止修建铁路,二是完全杜绝砍伐树木。1888年,纽约州商会联合森林委员会提出禁止在保护区修建铁路的法案,未能在州议会通过。此后,他们转向寻求建立一个面积更大的有明确边界的州立公园。1892年,罗斯威尔·弗劳尔(Roswell P. Flower)州长签署创建州立阿迪朗达克公园的法案^⑧。公园在地图上以蓝线标示,总面积2807760英亩,基本将森林保护区囊括其中。该法案设立的公园成为一种奇特存在,被戏称为“公—私公园”,因为蓝线内包括了公共土地、公司林地、私人公园、俱乐部土地等不同权属的土地。然而,第二年弗劳尔州长又签署一项法案,规定森林委员会可出售距离地面3英尺高、直径超过12英寸的云杉和落叶松,所得收益用于收购公园内的私人土地,并给予森林委员会出租部分公园土地或出售部分公共土地的权力^⑨。官方允许砍伐的做法引发保留主义者强烈不满。

1893年,纽约州森林委员会根据新法案出售了云杉林地17468英亩,给州财政带来52400美元收入^⑩。当森林委员会又试图签订80000英亩云杉采伐合同时,招致纽约市贸易和运输委员会等团体激烈反对,他们劝说州长否决采伐合同,但遭失败。贸易和运输委员会秘书长弗兰克·加德纳(Frank

①③ Comptroller's Offic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ptroller Submitting Report of the Forestry Commission*, pp. 9, 12-13.

②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887, Chap. 475, Albany: Banks & Brothers, 1887, pp. 600-601.

④ “In the North Wood, What the Forestry Commissioners Are Doing”, *New York Tribune*, Apr. 2, 1888, p. 6.

⑤ Editorial, “The Adirondack Forests in Danger”, *Garden and Forest*, Mar. 28, 1888, p. 49.

⑥ “Despoiling the Forest: Shameful Work Going on in the Adirondacks”, *New York Times*, Sept. 16, 1889, p. 1; “A Park in the Adirondacks”, *New York Times*, Jan. 21, 1890, p. 1.

⑦ New York Forest Commission, “Shall a Park Be Established in the Adirondack Wilderness?”, *Annual Report*, 1890, Albany: James B. Lyon, 1891, p. 71.

⑧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892, Vol. 1, Chap. 707, Albany: Banks & Brothers, 1892, pp. 1459-1462.

⑨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893, Vol. 1, Chap. 332, Albany: James B. Lyon, 1893, pp. 635, 643-644.

⑩ Charles Z. Lincoln, *Messages from the Governors, 1892 - 1898*, Vol. 9, Albany: J. B. Lyon Company, 1909, p. 299.

S. Gardner)在一次会议上失望地表示，“我确信，除非把(保护)森林写入州宪法，否则它们永远不会安全”。会上成立了一个“宪法修正案特别委员会”，负责寻求以州宪法来保护阿迪朗达克森林^①。该组织委托律师起草了宪法修正案草案，经修改后的草案提交到1894年召开的纽约州宪法大会，最终以410697票对327402票获得通过。它以纽约州宪法第7条第7款的形式规定：“森林保护区内的州属土地，无论是现有的或以后获得的，应永久保留为野生林地(shall be forever kept as wild forest lands)。它们不得被出租、出售或交换，也不得被任何公共或私人公司占用，其上的木材也不得被出售、移走或销毁。”^②这意味着，州宪法完全禁止了对保护区内树木的任何形式的使用，即便是被火灾烧毁或自然死亡的树木，这使该条款带有了“封锁”的性质。

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完全禁伐森林的规定不仅与开发自然资源的潮流相抵触，也与坚持科学、效率理念的明智利用原则相违背。一些具备林业知识的人士并不赞成“封锁”森林。美国林业大会通讯秘书乔纳森·哈里森(Jonathan B. Harrison)指出：“最荒谬的莫过于认为树木永远不应被利用或移走。每当一棵树长到最好的时候，就应砍掉，把它的木材用于某些有益目的，这样才能获得它的价值，才能让树木世代相传，让森林永葆生机。”^③在州宪法修正案辩论期间，代表林业专家观点的《园地与森林》坚称保护流域与采伐木材可以兼容：“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为了保持森林在一个方面的价值(供水功能)而牺牲另一方面的价值(提供木材)。绝对禁止从保护区砍伐任何木材意味着一种事实上的、应受谴责的浪费。毫无疑问，经验证明在适当管理下森林可以生产文明社会所必需的产品，甚至可以每年提高生产力，同时它对土壤、气候和供水的有益功能将完全不受损害。”针对宪法修正案，该杂志批评说，它“忽视了一个事实，即存在或可能存在合理的森林管理”^④。“它或许会使森林免受一些危险。然而我们认为这样一项规定作为一种原则被纳入州基本法是一种不幸。”^⑤《园地与森林》阐述了那时科学林业管理的核心理念——如果管理良好，森林保护流域、气候和土壤的功能与出产木材资源的功能并不冲突。

保留主义者之所以选择完全禁伐森林，很重要的一点是禁伐不会损害这些以城市商人为代表的群体的利益。他们并不在意科学林业理念，也怀疑官方保护机构的履职能力，但深知通航河流的水量取决于北部森林的完好无缺，只有杜绝砍伐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森林破坏问题，真正确保这片森林的安全。另外，选择诉诸宪法大会而不是州议会，是因为他们很难在立法机关达成完全禁伐的目的。从理念上看，州议会坚定支持专业人员的科学林业管理理念；就势力而言，议会中有着北部各县伐木行业利益的代表，充当着利益集团间博弈的场所，而保留主义者则相对集中在州南部几个大城市，这就限制了他们影响立法机构的能力^⑥。不过，若将“封锁”森林的诉求通过宪法大会付诸全州人民公决，便可绕过州议会从而摆脱特定利益集团之间无休止的争论和缠斗，也很有希望赢得民众投票的多数。

那么，纽约州民众缘何会同意这一带有“封锁”性质的州宪法修正案呢？

首先，干旱的气候背景加深了民众的危机感。1893、1894年是纽约州的干旱之年，尤其是1894年，纽约州遭遇了极端的干旱和低水位，以前从未干涸的水井和小溪也干涸了，一些小镇甚至开

① Alfred L. Donaldson, *A History of the Adirondack*, Vol. 2, p. 188.

② Robert C. Cumming, Owen L. Potter and Frank B. Gilbert, eds.,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Albany: James B. Lyon, 1894, p. 187.

③ Jonathan B. Harrison, “Forest and Civilization”, *Garden and Forest*, Jul. 17, 1889, p. 345.

④ Editorial, “Forestry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Garden and Forest*, Sept. 12, 1894, p. 361.

⑤ Editorial,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Relating to State Forest-lands”, *Garden and Forest*, Sept. 19, 1894, p. 372.

⑥ Louise A. Halper, “A Rich Man’s Paradise: Constitutional Preservation of New York State’s Adirondack Forest, a Centenary Consideration”, p. 237.

始限制用水供应。而干旱意味着更多森林火灾,森林大火的烟雾都飘到了纽约市上空^①。马什有关毁林导致气候危机和自然报复的警告似乎正在应验,一场环境灾难迫在眉睫,这使公众对河流水量问题更加敏感。在宪法大会辩论中,代表们也强调河流水量的显著变化,继续强化着局势危急的印象。一位名叫托马斯·麦克阿瑟(Thomas W. McArthur)的代表坦言,他本不打算演说,但因形势严峻不得不表态支持修正案。他表示,其居住的格伦斯福尔斯的一家木材公司因河流水量减少,已放弃原来的水力锯木厂,改用了蒸汽作动力。为证明河流水量减少的事实,还举例说,他前些天在爱德华堡跨越哈德逊河时根本就没有弄湿鞋子^②。身临其境的危机感远胜所有精巧的辩护之词,它引发的恐慌心理也最易驱使人们行动起来甚至采取激进做法,从而加速修正案的通过。

其次,媒体积极渲染伐木业的贪婪、官方保护机构的腐败,塑造其与公共利益对立的形象。1884年,《纽约时报》直言:“伐木商在阿迪朗达克森林的利益本质上与公众利益截然相反。”^③1889—1890年间,该报刊发十几篇文章揭露森林保护区的种种问题,批评州森林委员会腐败无能,指责森林管理官员和木材商存在利益勾结^④。修正案投票前夕,《纽约时报》和《纽约论坛报》同时公布了森林委员会的一起“丑闻”。纽约州主审计长詹姆斯·罗伯茨(James A. Roberts)指控森林委员会涉嫌欺诈、受贿和渎职,声称森林管理官员与伐木商勾结非法砍伐阿迪朗达克的公有森林,一些林务员向伐木工和木材窃贼收取每棵树 35 美分的费用,森林委员会还与伐木商共同伪造砍伐合同^⑤。虽然森林委员会否认了指控,但这一“丑闻”对委员会声誉的冲击几乎是致命的,此后再没有人敢于公开为他们辩护了,甚至原本反对修正案的媒体也大失所望,转而支持“封锁”政策。《森林与溪流》无奈地表示,虽然第 7 条第 7 款修正案“对公共森林问题的处理并不理想;但在目前情况下,这或许是最明智的选择了”。^⑥《园地与森林》预测说,这一事件势必影响到民众的态度和投票立场,使州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变得更加容易^⑦。

再次,科学林业的理念没能获得广泛认可^⑧。环境政治史学者塞缪尔·海斯(Samuel P. Hays)把进步主义时期的资源保护视作坚持科学、效率原则的专家主导的运动,但在纽约州的森林保护中科学林业和专业人员却被排斥在外了^⑨。通常来说,美国的科学林业兴起于 19 世纪 90 年代,之前的 20 余年是林业的起步期,联邦政府调查森林资源、管理国家森林的需求直接催生了美国的科学林业^⑩。当时一些留学欧洲和本土具有树木知识的人员开始科学林业实践,但相关知识累积仍十分有限,其理念也不为大众了解。加之纽约州森林委员会的专业官僚在管理方面又漏洞百出,木材盗窃、腐败指控、个别委员与伐木商的暧昧关系都成为民众诟病之处。纽约州林业管理机构的表现显然不能赢得公众认可。

专业人员内部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民众对科学林业的怀疑。1894 年在奥尔巴尼举办的美国林业大

① Marvin W. Kranz, “Pioneering in Conservation: 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in New York State, 1865—1903”, Syracuse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61, pp. 394—395.

② William H. Steele, *Revised Record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May 8, 1894, to September 29, 1894*, Vol. 4, Albany: The Argus Company, 1900, p. 151.

③ “Need of Saving the Forests: A Well-Attended Meeting at Delmonicos to Consider the Subject”, *New York Times*, Feb. 20, 1884, p. 2.

④ 如《纽约时报》1889年9月16日、18日、19日、21日、23日、25日、26日,10月1日、2日、6日的报道。

⑤ “Frauds in the Adirondacks: State Officers in League with the Perpetrators”, *New York Times*, Sept. 11, 1894, p. 9; “The News This Morning”, *New York Tribune*, Sept. 11, 1894, p. 6.

⑥ Editorial, “The Adirondack Forests”, *Forest and Stream*, Oct. 20, 1894, p. 331.

⑦ Editorial,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Relating to State Forest-lands”, *Garden and Forest*, Sept. 19, 1894, p. 372.

⑧ 根据“美国林务员协会”的定义,“科学林业”是指为持续产出商品和服务而对森林进行的科学管理。

⑨ Philip G. Terrie, “The Adirondack Forest Preserve: The Irony of Forever Wild”, *New York History*, 1981, 62(3), p. 288.

⑩ Henry Clepper, *Professional Fore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2.

会上，内政部林业处长伯纳德·费尔诺(Bernard Fernow)等人公开批评了纽约州森林保护区的伐木标准和草率的管理，认为虽然纽约州森林委员会制定了只能砍伐12英寸直径树木的标准，但后续监管并未有效跟进，导致伐木商滥砍滥伐；纽约州森林委员们急于出售木材赚取财政收入，没有尽到科学管理和保护森林的义务。参会人员对砍伐标准也有不同意见^①。媒体报道了大会上的争论，公开了林业人员内部的分歧，这又会加深民众的一种印象——林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仍有待验证。大多数普通民众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意愿去理解科学林业的管理原则，去关注复杂的技术解决办法。科学林业充当着“封锁”森林和无序砍伐两种极端做法之间的“中间路线”，但在纽约州森林保护的争论中，“中间路线”没有赢得多数民众的支持。

最后，城市居民主动选择了保留“荒野”。保留主义者敏锐地体察到19世纪末美国社会弥漫着一种荒野和边疆情绪，其做法恰好顺应了世纪末的社会心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森林和野生动物快速消失，自然景观急速变迁，城市居民对都市生活的弊端也愈发敏感和不满，他们确信已经到了文明太多而荒野太少的时代，这激发了民众追寻荒野的强烈冲动。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布曾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边疆已经关闭，而边疆关闭意味着曾塑造民族特性的荒野的消失。不过一些纽约人认为，州北部仍保有着一片原始的野生森林，是东部仅存的荒野和边疆地带。此时阿迪朗达克的森林带有了荒野的象征意义和价值。保留主义者和公众愿意相信，州内河流的水源地正面临严峻威胁，而商业水道的价值远超木材收益，“封锁”森林不仅符合经济发展需要也能满足精神追求。即便多数民众暂时不能去体验北部荒野，但野生森林的保留将为他们提供以后有能力时去经历荒野的机会。

此外，作为经济发展水平领先地区，纽约州对木材的需求仅仅是地域性的，全州的经济前景已无须凭借这种初级资源。站在南部城市的角度看，该州已具备优先考虑保留荒野的民意和经济基础。就如《纽约论坛报》所表露的，“这个州的人民完全负担得起忽视科学林业，并宣布在他们的森林中不再砍伐一棵树。这样的禁令在未来几年绝不会造成值得考虑的任何损害。”^②对绝大多数远离森林环境的城市居民来说，“封锁”森林不会直接影响自身利益，于公于私，普通市民需要的都是荒野，而不是官僚机构管理下漏洞百出的科学林业。可以说，纽约州宪法大会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伐木还是荒野的公投。其结果是，多数民众主动选择了后者。

三、“显而不彰”的娱乐和审美需求

保留主义者认定伐木是威胁森林的祸首，但在创建森林保护区的年代，当地伐木业的破坏程度仍存争议。“萨金特报告”提到，由于伐木工只砍伐占森林总量很少的“软木”，他们“对阿迪朗达克森林造成的直接损害微乎其微”，“严重的伤害不是由伐木直接造成的”。火灾才是破坏森林的元凶，保护森林关键在防火^③。伐木群体也表示，森林的最大威胁来自猎人和垂钓者粗心引起的火灾。伐木工只砍伐了10%的树木，而且每30年才砍伐一次，从对森林的影响来说这只能算“修剪树木”^④。当地伐木商声称，“伐木工在砍伐木材时，平均每25棵中才砍一棵成熟的树”，阿迪朗达克森林中的多数树种并无采伐价值^⑤。19世纪90年代之前，阿迪朗达克地区的伐木方式是“间伐”——有选择的砍伐距离溪流较

① Marvin W. Kranz, “Pioneering in Conservation: A History of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in New York State, 1865—1903”, Syracuse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61, pp. 387—394.

② “The Defence of the Forests”, *New York Tribune*, Sept. 15, 1894, p. 6.

③ Comptroller’s Offic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ptroller Submitting Report of the Forestry Commission*, pp. 11—12, 14. “软木”主要指云杉、松树和铁杉。

④ “Preservation of the Forests”, *New York Tribune*, Jul. 24, 1884, p. 5.

⑤ Lemon Thomson, *An Address before the Albany Institute on the Adirondack Wilderness*, March 18, 1884, Albany: Weed, Parsons and Company, 1884, p. 11.

近、漂浮性好的高价值软木，硬木因无法通过河流运输导致运输成本过高而无利可图。纽约州森林委员会证实，“伐木工在每英亩土地上砍伐不超过 8 棵树”^①。另一个紧迫的现实考量是河流航运，城市商人担心流域受损影响河流航运价值。不过因受铁路冲击，河流的运量正快速下降，其在纽约州经济中的地位也在加速弱化，到 19 世纪 90 年代全州运河的总运输吨位数降到了 70 年代初高峰时期的一半，铁路已然成为最主要的货运方式^②。

其实，不论伐木的破坏程度是否真实抑或航运价值几何，荒野的保留都绝非无意之举。因为在保护流域这一明显的诉求背后，有着另一重动机——娱乐休闲和审美追求。只是在各种复杂而微妙的缘由交织下，呈现出一种“显而不彰”的状态。所谓“显而不彰”，是指虽然娱乐和审美需求在保护森林的辩护中居于次要或被忽视状态，却是一种心照不宣而众所周知的强大动机。

内战前后，美国东北部的城市精英就已发现阿迪朗达克森林的休闲娱乐和健康疗养价值。1849 年，记者乔·黑德利(Joel Headley)因神经衰弱到此地休养，赞美这里“无路得树林，绵延的高山和粗劣的食物”比任何药物都更能够治愈身体和心灵，他感觉“挣脱了日常生活的枷锁”，“体验到了自由的感觉”^③。1869 年威廉·默里(William H. Murry)牧师出版《荒野历险记》，称这片荒野能使疲惫心灵重新焕发活力，是“激烈、不自然、常常是极度紧张的”城市生活的避难所，艳羨当地居民没有被文明的恶习污染^④。因契合了城市精英对“荒野”的想象，此书甫一出版便十分畅销，以 1.5 美元的价格售出数千本，引发了前往阿迪朗达克荒野度假的热潮。这片森林正慢慢变成东北部城市精英们向往的度假胜地。1871 年，铁路巨头托马斯·杜兰特(Thomas C. Durant)铺设了一条从萨拉托加到北溪的铁路，从此更多游客能够抵达森林深处。这一年，游客数量突破 3 万，以致《纽约时报》开始担忧这里游客数量过多，已不适合热爱自然和喜好独处的人^⑤。到 1879 年科尔文在年度地理调查报告里提到，“这个地区已成为无数人的避暑地——一个公共游乐场，一个名副其实的荒野公园”^⑥。至此，阿迪朗达克被彻底发现，它所承载的娱乐价值和美学意义获得普遍认可。

许多富裕的政商精英带着反现代主义的冲动逃离城市进入荒野，他们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临时观光客，而是希望拥有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荒野。内战后，一些富裕城市居民开始购买阿迪朗达克的森林，建立私人庄园、私人公园和猎物保护区，打造舒适的、季节性的第二居所和隐居之地。在争论保护森林的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他们在这里购置娱乐性地产的高潮期^⑦。相当一部分保留主义者在这里拥有私人土地，或是精英性质的户外运动俱乐部会员。1890 年，由运动猎人成立的阿迪朗达克俱乐部耗资 50 万美元购入 10.4 万英亩林地，外加租赁的土地，该俱乐部所掌控的土地超过 19 万英亩。另有三家俱乐部拥有超过 10 万英亩阿迪朗达克林地^⑧。约翰·洛克菲勒陆续为其私人公园购入了 90000 英亩林地^⑨。《森林与溪流》曾公布一批私人娱乐性地产的情况：“维拉保护区”12000 英亩，“范

① New York Forest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1891*, Albany: James B. Lyon, 1892, p. 6.

② James E. Defebaugh, *History of the Lumber Industry of America*, Vol. 2, pp. 419 — 420; D. W. Meinig, “Elaboration and Change”, John H. Thompson, ed., *Geography of New York State*, p. 177.

③ Joel T. Headley, *The Adirondack; or, Life in the Woods*, New York: Baker and Scribner, 1849, pp. 13—14.

④ William H. Murray, *Adventures in the Wilderness; or, Camp-life in the Adirondacks*, Boston: Fields, Osgood & Co., 1869, pp. 22, 38.

⑤ “The Impending Doom of Yosemite”, *New York Times*, Feb. 13, 1872, p. 4.

⑥ Verplanck Colvin,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Progress of the Top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Adirondack Region of New York, to the Year 1879*, Albany: Weed, Parsons and Company, 1880, p. 10.

⑦ New York Forest, Fish and Game Commission, *Eighth and Ninth Annual Reports, 1902—1903*, Albany: James B. Lyon, 1904, p. 36.

⑧ Alfred L. Donaldson, *A History of the Adirondack*, Vol. 2, pp. 159—160.

⑨ “J. D. Rockefeller’s Purchase: Large Addition to His Park in the Adirondacks”, *New York Times*, Sept. 6, 1902, p. 1.

德比尔特保护区”面积约 8000 英亩，个人所有的“卡汀地带”7000 英亩，波茨坦国民银行拥有 7000 英亩林地，好莱坞狩猎俱乐部的“好莱坞保护区”至少 6000 英亩……^①。J. P. 摩根、范德比尔特等超级富豪，海军部长威廉·惠特尼、纽约州副州长蒂莫西·伍德拉夫等身份显赫的政客，以及一些财力雄厚的狩猎俱乐部和大公司都在此地拥有私人公园或庄园。在州宪法修正案通过的前一年，这里有大约 60 个私有保护区，面积超过 94 万英亩，而州立森林保护区只有 73 万英亩^②。

这些娱乐性林地所有者对保护公共森林有着更高的期待和更多现实考量。当地村民和伐木工使用公共林地的行为一直威胁着他们的私有财产，“盗伐”、“盗猎”、火灾常常殃及私人林地，而起到隔离带作用的大片公共森林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抵御了这些危险。这些私人业主不仅要保护自己林地上的树木和渔猎资源，自然也希望在公共林地上实行严格限制措施，以使财产更加安全。从这个角度看，私人林地业主是“封锁”公共森林的直接受益者。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些娱乐性林地所有者一直在进行科学林业实践，他们曾雇佣平肖、费尔诺等专业林务人员来管理林地上的伐木工作，但却强烈反对砍伐公共森林^③。

回看官方初衷，娱乐、健康和木材供应都被视作这片森林的重要功用，是保护森林和设立公园的重要动机。1873 年的纽约州公园委员会报告特别提及：

还有社会和道德方面的原因使保护森林是明智之举……户外运动令人心旷神怡，能增强人的体质，使人重新振作。划船、徒步旅行、打猎和钓鱼探险提供了现代美国人，尤其是东部各州迫切需要的身体锻炼。我们希望，这种锻炼能在当代时髦的年轻人中普及，从而取代城市里不道德的、令人萎靡的、堕落的享乐。……为在本州的年轻人中培养和推广这些自然而有益健康的运动，有必要在某种程度上保护猎物，以及为它提供庇护的森林。^④

1890 年，纽约州长大卫·希尔(David B. Hill)在年度咨文中表示：“阿迪朗达克已成为州内外那些寻求快乐和健康的人的夏季和冬季度假胜地，它正迅速成为我们国家的游乐场和疗养院”。他建议立法机关调查建立公园的可行性，提议向度假者出租小块土地，这样“荒野就可以为中等收入的人和富人提供避暑场所”，而收入用来维持公园运营^⑤。1892 年，州议会通过的“公园法案”同时列明了阿迪朗达克公园的四种功用——健康、娱乐、流域保护和木材供应，规定其“作为一块为他们的健康或快乐而开放给所有人自由使用的土地，作为保护本州主要河流源头和未来木材供应所必需的林地，应被永远保留、维护和照料”^⑥。显然，在官方理念中木材供应与其他功能并不冲突。但保留主义者却通过州宪法修正案将“木材供应”的可能性彻底排除了。

反对“封锁”森林的势力一直试图修改“永久野生”条款。1895 年，纽约州议会就提出允许砍伐和出租土地的法案，但在 1896 年举行的宪法大会上以 32 万对 71 万票的结果遭到惨败^⑦。1902 年，纽约市贸易和运输委员会协调一些商业精英和阿迪朗达克的私人林地所有者成立了“阿迪朗达克保护协会”，

① “Some Adirondack Preserves”, *Forest and Stream*, May 21, 1898, p. 406.

② Karl Jacoby, *Crimes against Nature: Squatters, Poachers, Thieve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on*, p. 39.

③ Brenda Parnes, “Trespass: A History of Land-Use Policy in the Adirondack Forest Region of Northern New York State, 1789—1905”, New York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89, p. 30.

④ 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ers of State Parks,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s of State Park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pp. 20—21.

⑤ Charles Z. Lincoln, ed., *Messages from the Governors, 1885—1891*, Vol. 8, p. 936.

⑥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1892*, Vol. 1, Chap. 707, p. 1459.

⑦ Charles Z. Lincoln,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New York, 1894—1905*, Vol. 3, Rochester: The Lawyers Cooperative Publishing Company, 1906, pp. 435—437.

这个绝大多数成员居住于纽约市的“娱乐利益集团”自称保护区的坚定“守卫者”，致力于挫败任何企图修改州宪法修正案的尝试^①。到 1915 年，立法机关仍试图修改宪法条款。此时许多州已将专业林业原则应用到森林管理中，联邦政府也在“明智利用”国家森林，科学林业的理念已为更多人知晓，但纽约州仍拒绝任何使用保护区树木的做法，州议会放宽“永久野生”条款限制的提议再度失败。

可见，保留主义者坚持“封锁”森林确有强烈的娱乐和审美动机，而这类体验与自然环境的野生状态息息相关。在户外运动和自然爱好者眼中，唯有野生自然才能带来最佳的户外享受，越是充满野性的原生态地区，休闲娱乐和美学价值越高、越能使人获得极致的野外体验。西奥多·罗斯福表示“狩猎是所有娱乐活动中最棒的一种”，而“在荒野中狩猎最具魅力……在私人猎场打猎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②。在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看来，休闲价值依环境的野生程度和个人感受到的便利程度而定，越是缺乏便利设施的荒野地休闲价值越高^③。完好无损的野生森林和优美风景无疑是这类体验的物质前提，若要维护其生态基础，就必然要确保阿迪朗达克处于“荒野”状态，这也是寻求娱乐、审美享受与“封锁”森林之间的内在关联。

耐人寻味的是，为何持保留主义立场的群体似乎有意突显保护森林对流域、供水、全州商业等公共利益的重要性，而刻意掩饰或淡化娱乐动机和个人私利？在 1883 年纽约商会的会议上，参会者就表现出这种倾向，有意识地将提议置于“人民的名义”之下。有会员直言，“让州获得阿迪朗达克森林的动议有可能使人以为，是为便利当地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增值”，“为应对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唤起公众对此事的关注，并使其明显地表明，这个提议来自人民而不是财产所有者”^④。这显然是一种策略选择，也是“封锁”森林的提议能在政治层面获得成功的关键。维护公共利益是极富说服力的话语，也是对严苛政策的最好辩护，因为“封锁”举措势必因限制伐木商和当地人的发展权而遭遇反对。若过于明显地表现出娱乐和审美意图就很有可能被视作特权阶级，或将难以达到“封锁”目的。1884 年，在当地长大的伐木商莱蒙·汤姆森(Lemon Thomson)就抨击那些想打造阿迪朗达克公园和狩猎运动场的人是“谋求官职者、美学爱好者和纨绔子弟”，这群人“更渴望一个大型的阿迪朗达克户外运动公园，而不是出于任何流域的考虑”^⑤。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于娱乐目的保护自然的正当性仍受质疑。保护森林本就与市场 and 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理念相悖，而为娱乐、审美目的“封锁”森林，放弃自然资源的资本和生计功用，不仅会招致谴责也很容易引发阶级敌对情绪。当时只有少数富裕的都市精英才有金钱、时间和精力去纽约州北部的荒野森林度假、狩猎，多数在城市挣扎谋生的劳工阶层很难有能力和机会去体验荒野。富人阶层尤其是娱乐性林地所有者在阿迪朗达克地区确实遭到憎恨，这些富裕精英、狩猎俱乐部会员与当地为生计奔忙的伐木工、猎户、农民们截然不同，森林及猎物是后者的生计来源，却只是前者的娱乐消遣对象。

不过，引发敌意的根源并不在于富人购买林地作娱乐之用，而在于这些娱乐性林地所有者禁止外人使用其土地上的动植物资源。区别于木材公司、土地投机商意在砍伐木材或待价而沽出售土地，娱乐性私人林地所有者并不看重树木的经济价值和土地的投资回报，对他们而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和极致的荒野体验才是林地的真正意义所在，所以他们的购买关闭了附近几代居民曾使用的大片森林。如 1890 年，铁路大亨杜兰特为禁止外人进入他的私人林地发布公告：

① Roger C. Thompson, "Politics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s Adirondack Forest Preserve", *Forest History Newsletter*, 1963, 6 (4), p. 19.

② Theodore Roosevelt, *The Wilderness Hunter*,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93, pp. xiii, 19.

③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184 页。

④ "The Adirondack Forests: Discussing Measures for Their Better Preservation", *New York Times*, Dec. 13, 1883, p. 8.

⑤ Lemon Thomson, *An Address before the Albany Institute on the Adirondack Wilderness*, March 18, 1884, pp. 11, 19.

根据 1887 年的法律……本人拥有在其上射击、打猎和捕鱼的专属权。本人特此声明，上述住所所包含的所有土地和水域将被用作私人公园，用于繁殖和保护鱼、鸟、猎物。兹通告，我已按法律要求每隔一段时间张贴告示，警告所有人不要擅闯上述私人领地。^①

威廉·洛克菲勒的私人保护区周围挂有 1580 块告示牌^②，提醒此地是私人公园，警示侵入者会受法律制裁。这些报纸上发布的公告、林中的告示牌时刻提醒着当地村民和普通游客，他们正在丧失进入许多区域的权利和机会。美国林业协会的哈里森评论说，阿迪朗达克的“大片森林正被交到富人、俱乐部、财团和公司手中”，“以后该地的主要特征将是：众多小块领地被个人或富裕的俱乐部积聚成大片土地；其所有者将独享这些广阔土地；而结果必定是大部分人被排斥在森林之外”^③。公众突然被排除在原来的露营地之外，这就激起了曾经在这片土地上自由活动的猎人、渔民和导游的强烈敌意^④。不难想象，任何“封锁”性质的森林政策都难免被指责是为了富人的娱乐和私利。

综上，纽约州立法机关秉持森林保护区的流域保护、娱乐、健康和供应木材功用可兼容的理念，试图推行科学林业政策；保留主义者和娱乐性林地所有者则拒斥公共森林的木材供应价值，坚持“封锁”的政策取向。就保留主义者的动机而言，既出于公共利益，也不能排除私利的考量。但当时为娱乐和审美目的“封锁”森林的正当性仍受质疑，而娱乐性林地所有者圈闭森林资源的行为又容易激化阶级对立心理，保留主义者便采取了一种更为高明的政治策略，把多种利益诉求打包装饰成维护公共利益的话语，弱化娱乐动机并将其隐匿在崇高的流域保护论调之下，使之处于一种微妙的“显而不彰”状态。所以，娱乐和审美需求是纽约州森林保护区创建和“永久野生”政策最终形成的重要动机。它始终“强烈”存在，只是未被有意彰显。

结 语

许多人都使用“荒野”、“野生林地”、“原始森林”来指称阿迪朗达克。不可否认，受气候、地理、交通等因素影响，这里保持了较完整的森林景观，但也有着人类长期利用森林资源的历史和明显的农业印迹。到 1865 年，拓荒者们已清理出 37 万英亩耕地或草地牧场，而 19 世纪 90 年代，农业土地清理正值顶峰^⑤。其实这里的农业规模相当可观，阿迪朗达克只有森林的流行观念更多是城市游客的话语所塑造的片面感知^⑥。当“永久野生”政策到来时，保护区内仍生活着近 16000 名乡村居民，森林资源一直是他们生计的重要补充甚至是主要生活来源，惨淡经营的农业又强化了对森林的依赖。同时，纽约州也在收紧猎物法，对渔猎数量和方式进行了严格限制。外部的立法者、城市政商精英们立足自身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重塑了北部森林资源的权属秩序，打造出一片新的森林景观，却忽视了对当地村民的影响。

① *Adirondack Herald*, Feb. 27, 1890, 转引自 Brenda Parnes, “Trespass: A History of Land-Use Policy in the Adirondack Forest Region of Northern New York State, 1789—1905”, New York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1989, pp. 150—151.

② Karl Jacoby, *Crimes against Nature: Squatters, Poachers, Thieve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American Conservation*, p. 218.

③ J. B. Harrison, “Forests and Civilization. V. — The North Woods”, *Garden and Forest*, Aug. 21, 1889, pp. 406—407.

④ New York Forest, Fish and Game Commission, *Eighth and Ninth Annual Reports, 1902—1903*, p. 36.

⑤ Sally McMurry, “Evolution of a Landscape: From Farm to Forest in the Adirondack Region, 1857—1894”, *New York History*, 1999, 80(2), pp. 117—152.

⑥ Glenn Harris, “The Hidden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Adirondack Park, 1825—1875”, *New York History*, 2002, 83 (2), pp. 165—202.

可以说,纽约州的森林保护发端于保护通航河流的流域,它承载着城市居民的供水焦虑和全州商业利益,最终走向了“封锁”的结局。以南部城市商人群体为代表的保留主义者充分运用自身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并采取了高明的政治策略——质疑科学林业,排除当地村民,绕过立法机关,转而诉诸宪法大会和城市选民,巧妙地以州宪法形式“封锁”了这片公共森林。同时,也须注意到,在纽约州这样一个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市民摆脱了生存之虞,对野生自然价值的认知不再仅仅局限于生计和资本考量,他们在担忧河流供水的同时,也同样出于娱乐、健康和审美动机支持保留森林的野生状态。只是,这种“封锁”性质的保护也有着令人不安的后果:在实践层面,它否定了传统的公共森林使用模式,拒绝了当地人对森林资源的消耗性利用,将森林“去生计化”,彰显着某种环境不正义的面相;在观念领域,它简化了自然的功能和价值,自然越来越被窄化为单一的娱乐和美学用途,使自然“再荒野化”,进而建构起人与自然“二分”、人类生存与自然保护对立的想象。从这层意义上讲,城市居民的需求更有力、更深刻地塑造了纽约州森林保护的性质和特征,再造了一片符合都市愿望的排除生计使用的“无人荒野”。

(责任编辑 武晓阳 责任校对 武晓阳 宋 媛)

The Recreation of “Wilderness”: The Urban Needs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York State’s Forest Preserves (1872—1894)

XU Zairong¹, CAO Shaopeng²

(1. 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2.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The Adirondack Forest Preserve in New York State is regarded as a paradigm of “pristine wilderness”. The untamed forest is a result of the “Forever Wild” policy with stringent restric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forest preserves and the formation of “Forever Wild” policy are primarily driven by city dwellers’ needs for water supply and recreation. The “lock-up” preserv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eserving wild nature, but it also leaves behind a troubling legacy: It negates the usage mode of traditional public forests among local communities, prohibits the consumptive utilization of forests, and reveals some aspect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It oversimplifies the functions and value of nature itself, “rewilding” the nature, and constructing an appar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human subsistence and preservation. In this sense, city dwellers’ needs shape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rest preservation in New York State, recreating an “uninhabited wilderness” that caters to urban needs.

Keywords: New York State; Adirondack; forest preserves; urban needs; natural resource preservation